

百槍打擊敵人。







# 抗擊德寇功勳卓著

## 紅軍二百餘將校受獎

【塔斯社莫斯科廿八日電】蘇聯政府為表彰在抗擊德寇戰爭中表現英勇的將校，特頒發獎章給二百餘名將校。這些將校在戰場上表現出色，為蘇聯軍隊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政府表示，這些將校是蘇聯軍隊的楷模，他們的英勇行為將永遠被人民銘記。

### 蘇境波軍首次參戰

#### 第一師團開赴前綫

貝林格少將電謝斯大林元帥

【塔斯社莫斯科廿八日電】蘇聯第一師團在蘇境首次參戰，表現英勇。第一師團長貝林格少將電謝斯大林元帥，報告戰況並表達對元帥的敬意。元帥對第一師團的表現表示滿意，並鼓勵他們繼續奮鬥，為祖國的解放而戰。

### 民衆的義憤

孫證

當家民衆聽到國內反動派在蘇境內進行破壞活動時，他們會感到憤怒和義憤。他們知道，這些反動派是在破壞蘇聯的後方，為德寇的進攻創造條件。民衆們紛紛組織起來，參加各種形式的鬥爭，表達對反動派的痛恨和對祖國的熱愛。

### 巧技事軍的煌輝員戰指

#### 一之素因利勝勢攻季夏軍紅乃

——論社報理真——

【塔斯社莫斯科廿八日電】蘇聯軍事專家指出，紅軍在夏季攻勢中將取得重大勝利。這將是蘇聯軍隊在抗擊德寇戰爭中的又一重大勝利。專家們認為，紅軍的勝利是基於其優越的戰術和裝備，以及德寇在戰場上的失利。

### 路透社宣稱

#### 三強會議可能甚大

邁斯基經埃及赴英

【路透社開羅廿八日電】蘇聯外交官邁斯基將經由埃及前往英國，參加三強會議。邁斯基在開羅期間將與英方官員進行會談，討論當前國際形勢及蘇聯在戰爭中的立場。邁斯基表示，蘇聯將繼續與盟國合作，為擊敗德寇而努力。

### 法西斯走卒下場

#### 保王遇刺斃命

納粹排斥意在克洛特勢力

【路透社倫敦廿八日電】保加利亞國王保加爾在首都索非亞遇刺，不幸斃命。據悉，這次襲擊是由納粹黨人策動的，旨在削弱保加利亞的抵抗力量。國王遇刺後，保加利亞局勢緊張，各方正密切關注事態發展。

### 阿根廷政府繼續

#### 反共反人民政策

【路透社布宜諾斯艾利斯廿八日電】阿根廷政府繼續推行其反共反人民政策。政府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打擊共產主義運動，維護國家的穩定和社會的秩序。然而，這一政策遭到了國內外的廣泛批評，認為其損害了人民的利益。

### 羅京人民反德示威

#### 匈牙利民憤激昂反對戰爭

政府被迫撤換侵蘇軍司令

【塔斯社布達佩斯廿八日電】匈牙利人民對德國的戰爭政策表示強烈反對。在布達佩斯舉行的示威活動中，人們高呼口號，要求政府停止支持德國的侵略行為。匈牙利政府最終被迫撤換了侵蘇軍的司令，以平息民憤。

### 美計劃加強生產

#### 增加軍需工人改革艦船建造

【華盛頓訊】美國政府計劃加強軍需生產，以支持盟國的戰爭努力。政府將採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增加軍需工人的數量，以及改革艦船建造流程，以提高生產效率。政府表示，這些措施將有助於縮短軍需物資的生產週期，為盟國提供更多的支援。



大後方農村，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統治壓榨之下，廣大農民正日登劇烈的走向飢餓、破產與死亡的地獄。這只要看看下面的材料就可以明白。但這些材料，有很大部份都是官方公佈的，即使這些官方公佈的材料，實際的情形，當不知嚴重多少倍。而且，爲篇幅所限，還未將大後方各省連年的災情收進，如湖北災區，野草也賣五元一斤，河南農民竟鬻於子爲食，這種慘絕人寰的事實，在今天大後方農村中已是司空見慣。大家知道，天災與人禍是分不開的，讀者倘把這些反映大後方一般農村經濟狀況的材料和本報過去報導過的大後方農村災况連起來想想，就可以更加明瞭大後方廣大農民是在怎樣水深火熱的悲慘境地中了。

農田面積逐年銳減，八百萬畝良田變成荒地。

大後方十五省排地面積，抗戰前爲三八九、九七五、〇〇〇畝，一九三八年爲三八五、九三〇、〇〇〇畝；一九三九年爲三八六、九八六、〇〇〇畝，一九四〇年爲三八四、〇四四、〇〇〇畝，一九四一年爲三八一、五四六、〇〇〇畝。較之抗戰前減少了八、四二九、〇〇〇畝。這荒地的發生，抗戰後，大後方有八百四十餘萬畝的良田變成了荒地。其中作爲主要糧食的大米面積，更形銳減，由抗戰前的一、〇八八、〇〇〇畝，減爲一九四一年的一九七、二五三、〇〇〇畝，計減少達一千三百餘萬畝。（其中一部分改種雜糧，一部分則直接變爲荒地）。小米面積亦由抗戰前的一七一、二二三、〇〇〇畝減爲一九四一年的一四、二五五、〇〇〇畝，計減少達二百萬畝。（以數字引自農林部中央農業實驗所逐年公佈的農情報告。

蒙正嚴軍地滋長着。」（見卅二年一月九日大公報）

「戰爭使進後方交通事業之發展。交通所通之地區，土地投機潮即隨之而起，如峨嵋縣屬之郭壩，某處公路開動工，某茶銀行即大量囤地；在戰時川康生疏或動蕩之下，已有相當地區覬覦之情形在農村發生。」（見卅年十二月十四日商務日報）

雲南西南僻遠地——當地之強有力者競相佔荒地，只須取得土司之同意，即可將所謂閒置地據爲己有，者在芒市會見一騷姓族官，所圖荒地寬達五方里以上，類似情形亦發生於建放族官各處。」（見經濟季報（第七期））

中國農民銀行土地金融課張振階君原先生稱：「至抗戰發生以來，經濟環境頓起劇烈之變化，原有不良之土地制度，遂完全暴露其惡性現象，極至引起抗建大業。其最嚴重者，則爲糧食問題，土地兼併問題，以及錢糧分配不均等問題。茲就上述各項問題，略述其概況如下：

農業生產量驚人降落，各種作物總產量減少將近二萬萬市担。

大後方十五省各種作物總產量由一九三八年的一、七二一、七五五、〇〇〇市担減爲一九四一年的一、五三六、五六〇、〇〇〇市担，計減少一萬八千五百萬市担。其中大米由一九三八年的一、七四七、五五九、〇〇〇市担減爲一九四一年的一、四〇〇、〇〇〇市担，計減少三千六百餘萬市担。小麥由一九三八年的一、八四一、〇〇〇市担減爲一九四一年的一、六四八、〇〇〇市担，計減少四百萬市担。小米由一九三八年的一、二〇二、九一〇、〇〇〇市担減爲一九四一年的一、六五五、〇〇〇市担，計減少三千七百七十九萬市担。（數字來源同上）

之豪紳土劣及一般富商大賈與滿載而歸之落伍軍人政客及其他特殊階級等等。由是土地逐漸趨於集中。（見中農月刊二卷九、十、十一）

地租押金飛漲，佃農淪爲餓殍，大批農民脫離土地。

四川「農民爭奪土地耕種，地主乘勢大加押租與租谷」，且地主還附收「工作租」「高粱租」「荳租」等。名

牲畜大量死亡，耕牛減少近三百萬頭。

大後方十五省耕牛，由一九三七年的一、三、三、〇〇頭減爲一九四二年的一、九、五、八、〇〇頭，計減少二百九十七萬頭。馬由一九三七年的一、六、三、〇〇頭減爲一九四二年的一、二、八、四、〇〇頭，計減少四萬七千頭。騾由一九三七年的一、〇、六、七、〇〇頭減爲一九四二年的一、六、九、〇、〇〇頭，計減少三十七萬七千頭。驢由一九三七年的一、四、七、七、〇〇頭減爲一九四二年的一、八、八、九、〇〇〇頭，計減少四十八萬八千頭。狗由一九三七年的三、九、七、五、〇〇隻減爲一九四一年的三、五、八、六、〇〇〇隻，計減少三百九十三萬隻。羊由一九三七年的一、三、一、八、〇〇〇隻減爲一九四一年的二、七、四、〇、〇〇〇隻，計減少二百三十九萬八千隻。(數字來源同上)

萬元至六萬元，如此，耕種二三十畝的佃戶，草須付出一百元至二萬元的押金，普通佃戶如何有此負擔能力？」(見卅一年八月十日新蜀報)

巴縣「歇馬場每年舊新谷收穫時，覓見佃戶被迫將耕牛十具賣了，以補足地主的租谷，致全家中大小論爲餓死者，其中實有二三。近來地主的租谷，又加加倍，佃戶只得出收谷一石，地主得七五，佃戶得二五，本來已高得出奇，今又舉行加租，佃戶悲訴，只得恣哭泣，一任宰割。」(《見中國農民二卷一、二期》)

雙山「本年租佃糾紛特多，換佃者尤多……佃農凡手中無大量現金爲押金者，即自於脫離土地，無用可耕，因此佃戶生活之痛苦，目前已達於極點。」(見大公報卅一年一月四日)

內江「地主一勒令佃農增加押金與錢租，此爲余縣普遍

土地加速集中，自耕農紛紛破產

「社會上大部份的資金都投向於基地，作土地的囤積居奇，據說鄉鄰的空懸土地，幾乎都被某一入實光，就是重慶附近的土地，也有這種類似的現象。所以，以目前的情形而論，土地是一天在集中，自耕農是一天在減少。」（見中國農民二卷三）

「成都平原，渝巴涪瀾，漢中天水一帶，粵北湘南，桂東黔西，浙東贛南的大都市為中心，四面輻射地發生膨脹，土地的熱潮。」（見國民公論五卷一期）

（從雙方到前方，從東南到西北，種種已發覺戶爭購田一袋錢，捉方的長村不獨必烈，漲價了報發戶爭購田

二卷五期）

「重慶近郊退佃如租之風仍盛，若干區域中，地主願出佃戶押租原額之三倍至十倍之款而行返佃。另以高租轉佃他人。」（見月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大公報）

「近幾年鄉村內土地所有權的變動也相當大，由於土地的買賣演出，因換地主而染佃的事，也就特別增多，地主因產品的提高而加租，也常常換租，因此佃業的流動性比過去要大得多。」（見新華日報一月二十四日）

「以四川為例，在二十六年每百戶倒置中被地主剝奪者為一二，一，二十八萬四千五百九十五，到三十年間增為二

巴縣「各地主召集佃農，加租換約，例如去年十担租谷，二斗大豆，今年則加至十四担稻谷，三斗大豆，並云成都附近各縣與此相類，而地主更趨加租之勢。據新報載：助的佃戶三位的老便說：也替佃戶向房東討去一廬戶，要助的新主人，或者一廬戶」到城市去，碰頭去，工廠去，失去鐵頭，笠帽、寶衣，拾起了扁担、車柄。」（見新華日報）

四川「爲租佃間涉訟的糾紛，在今天的邊村，成了一種最普遍的現象，此種現象尤以川南爲甚。」許多地主們只圖自己，借口政府徵購實物，一面加租，一面又要把租額收足，於是乎，某縣近數月來爲租佃興訟的事，幾佔全縣民事訴訟十分之九」（見新華日報一月三十日二十七

分之二）

又，該報告第七條稱：「各地農村負債之農民比比皆是，其中尤以佃農爲甚，際此農村經濟不振，百物飛漲之時勢，苦貧良非易事，無產佃農變態愈急，預備資金愈見困難，加以地主與僱高利貸者加剝削，貧富階級，相差日益懸殊，農村破产，農民流亡日爲必然之現象。

四川「自物價波動，把糧食作爲商品囤積，成爲有利可圖的事以後，農村債權成爲非常凶惡的事，川西某縣有所謂『期權錢』的，三天一逼，每場一百元扣除利息十元

利息之大，無法計算，但是，借的人還是不少。」（見新華日報廿一年三月廿七日）「打打利，拍銀，月利高到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五十」起初這還只流行在賭場中，

「據作者今年夏秋在四川北碚之結果，曾以鄉  
里一帶因此陋習而糾紛，地主謂佃戶（貧）土  
爲調解，結果要佃農照加地主要求石數。」（大公  
年七月二日）

位。儼如當地調解委員會負責人與劉陽調解文卷，一月內總受調解案件八十多起，而租佃糾紛則有六十九起，佔總數百分之八十三。分析糾紛的內容，大多數發自地主，絕不外挾佃，加租、漲押、漲扣等要求。……這個問題不但在四川普遍提高，就是西北、東南各省也相當嚴重。……租額和押金的提高，實予佃農以致命的打擊。租額以四川為例：……水田區域普遍增加，租額較前高加四分之一，押金增至一百兩，旱地區域租額較高加三分之一，押金增至二十兩。陝西與廣西大致同四川相差甚遠。……西南兩省除雲南外，如四川、浙江、江蘇等盛行分租制，多數提高一成，如原來地主三個七者，今則改爲主四個六，主五個五者，今則改爲主六個四，押金亦隨之提高一成至五成。……有些人，實不步軍軍，或遭李鴻章頭領而逃往城市，另謀生計。……懷甘肅的某部，佃農被租，施行五家或十家連坐

一來，逼得全縣逃奔。有人親見張掖北部有些農家，成不足，無法付租，常有二三人發飢號踊躍坐者，去，任土地荒蕪。」（見大公報卅年十一月廿九日）

「抗戰後物價上漲，農場經營利潤漸薄，一部農人擴大農場面積，多用人工肥料，全國增加收益，但另一部農人或因人工不足（如征壯丁）或因資金週轉不靈，反緊縮其農場企業。」（見經濟七卷三期）

據南雄某村之調查，由廿八年至卅一年，富農由十二戶增為十八戶，貧農由三十五戶增為四十二戶，雇農由六戶

「今年川北天旱，據調查，自農歷多半農工不暇工作，原是以耕種生產，而佃農則寧願坐視田土萎廢，不再墾工，車水，徒然增重佃農手足貽誤，原狀尚不保，若再墾工車水，徒然增重成本負擔，將來雖有收穫，終被地主吞食盡，與其徒耗錢財。」（新蜀報三十八年八月十八日）

「像川北今年有一時期天久無雨，旱象嚴重，許多圖河的稻田，秧苗皆長至尺許，本可利用水車抽水灌溉濟濟，但因因租方法的限制，佃農物不願雇工抽水，這樣的米苗自然枯死。復次，年來四川、湖南、江西、廣東等省農業改進機關，大量推廣優良稻種和肥料，佃農明知確係好東西，所以可以節省，然而因上地非己所有，自顧囊中空空，所以

化之尖銳。(以上數字引自新華日報三十二年五月  
日)

又據金陵大學農經經濟學廿九年之調查亦稱：「

內所用人工有較前減少者，有較前減少者……每畝田面積所施肥料，有較前增加者，有較前減少者。」（見農會推實通訊三卷四期）

但說大多數農民生產狀況而論：如四川「人力缺乏，肥料減少，近來的年景，遠不如前十年收成。」（見漢農民四卷八期）「今年的庄稼比往年做得好些，這種情形至少在重慶的附近一帶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特別是麥子長得異常矮小，顏色青黃，地上草很多。」（見現代農民三卷四期）「最近一年來，因為工人少的和昂貴，農家已經覺得不及往年的精細，荒廢及半荒廢的田地已經逐漸的出現。」（見現代農民三卷十期）

楊格崇先生調查四川三十縣產產後，稱：「在所經之其縣內，有三分之二以上農戶，農工，極感農工缺乏及其農戶負擔之苦，因此遂形成田畝荒廢方法相放及有部份耕種田租之苦。」

蘇州稻田內自植減少，收成加多，佃戶自置下年起，每畝租額由一石半，佃農得悉後，遂不加收租，反任佃戶損歌。問他們多花工夫，不沾口說說：「沾了多收租？還是主人的，我們多花工夫，白打一場，這又何苦呢！」最後，我們還在某鄉城區內，嘗受佃農拒絕抗治之事。譬如去年往成渝鐵路沿線利用松脂合劑，我方的為農民防治柑桔紅蟻是荒蕪，每到一個農家，皆有人出來禁止，他說：「這裏全是荒蕪，我的好壞不與我們相干，你要打藥水，需要主人到主場。」我們再三的解說，終歸無效，眼看好好要結果的樹子，都是蟲子侵蝕枯死了。」（見大公報卅年十一月廿九日）

「筆者於廿九年十一月底在岳陽縣城附近考察，旬見有成熟之後，迄未收割的稻穀，檢查是因為當年夏季乾旱，水不足，不能夠豐收的乾草，主，不能夠豐收的乾草

役，築工路，以及逃避兵役，前往都市謀生所致也。

農民收入不敷支出，高利貸重利盤剝，農民傾家蕩產。

中國農民銀行四川省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第四號稱：調查年（一九四一年）內四川各區農戶平均每月純收入有一、四四四元，總支出為一、七九〇元，入不敷出有三四六元。本省六十萬農家的每家平均

佃客就不收割，因為收割後除交穀租外，佃客所得甚少，所以終致放棄於地，無人收割，真是可惜！」（見經濟叢書季刊一卷三期）

農民購買力低落，每日以粉粥爲食，掙扎於飢餓死亡綫上。

以一九三七年農民購買力指數爲一百，則一九四二年三月陝西降爲六四，福建降爲四五，貴州降爲三三，軍費及軍餉四降爲八，廣東降爲八，湖南降爲八六，

二一六。(見中國農民二卷一、二期)。

四川農民所得物價與所付物價增減率相差甚遠，倘以一九三七年指數為一百，則一九四一年農民所得物價指數僅為一二·三八，而所付物價值指數却增至二一·三七，相差幾達一倍，就是說，農民必須以二倍之農產品才能換得所需要的物品，這看來他只能得到過去所需物品的「一半」。(見新經濟六卷五期)。

中國農民銀行四川省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調查報告第七號，說明：「農村中農民生活多屬困苦，尤以佃農為甚；以食而言，貧農人類生活不可一日或缺，倘以例農為食物，多食木樹所出，如玉米、高粱、稻粟及米飯等，蔬菜甚少。」

按生活費用指數而移算之四川農村工人實際工資指數以一九三七年為一百，則一九三八年為一一，一九三九年為一二·三一，一九四〇年急降為六一，一九四一年更低至五八·一二，一九四二年始略升至六四。這就是說，抗戰後農村工人生活水準較抗戰前又降低了一半。(見農林新聞報附刊五、六期)

廣德農村工人工資一九四一年比一九三七年增加了六位，

黃肌瘦、體質自不健強、幼兒因祇喫充飢穀類、喫便發養不良之態。若遇荒旱、田內無收、食物乏取所謂「觀蒼土」爲食。至言灰著、當以本地土在

臘臘一袋，直至破曉不能睡覺時方行拋棄，鞋襪更少穿舊，全年恆赤脚着草鞋，棉褲一床，經數小戰，預報之以保溫暖。」

一九四一年潘鴻鵬先生調查川北農家生活，稱：「現今較好者多食麵條或麵團，貧苦者僅以胡豆菜豆腐，調製成開狀光肌，每日一餐向度不繼，時有燒餅市場或派飯途中發現現購運糧困難事。平時油類至微亦多無法顧及，肉食更屬罕見，對於體力營養，實在談不上。」（見農業地產通訊三卷八期）

中國農民銀行四川省農村經濟調查委員會南充縣經濟調查初步報告聲明：「一般農民之衣著多屬土布，材料粗劣，季節不同，日久致成爛洞補綴之匱乏又極，終力體操不潔。小孩夏日裸體，冬日不免忍凍受寒，目前市價高昂，貧苦倒屣，添置更感不易。將來飲食非常簡陋，種類稀少，營養素缺乏之主要因素。因米穀食料，為當時貧苦之主要

亢旱，收成不佳，且糧價高漲，多無力購買食米。麥雜糧，目前家中無顆粒存者居多，故多用目前餵養充食。其較好者，多磨小麥作麵，或用水調製成

食，其較省者，多參豌豆及蘇豆粉，加菜水調成糊狀充食。其餘能食米者，僅少數地主，富漢及商人。普通生活之極寒。可見一般矣。」

據一九四三年調查，福建農民「隨地均抗抗以前精荒，推其原因，即所有農民因受生活壓迫，多數營養不良，骨瘦如柴，尤以閩西北農民更甚。」（見中國農村八卷十一期）

雲南羅平的農民「沿溪住的，比設好一些，能有土蜀黍、洋芋、豌豆食，或能穿有一頓米飯或穿一套粗布衣，雖然那套衣服無法洗換的，至於那些住在山間的夷人，苗人，僑民」（見現通令各地名稱：「據報稱出抵諸士家雖有窮困，而不得保甲土豪劣紳奸其妻室，佔其財產，騷北各鄉子女，此種情況每有發現，而貧苦無知無力之人爲黨勢力所欺騙，誣陷而不敢言，使民衆咸視征兵爲災禍。」（貴州日報二月四日廿四日）

「各地農村，政役紊亂，強迫百出，懦弱者，只好忍氣吞聲，而頑強者，則挑撥農民挺而走險，於是農出益甚，無人排解，這種事實到處可見。」（見中國農村八卷十一期）

四川彭縣「平日地方劣役橫額制，魚肉農民，以致人

。男的穿獸皮或樹葉，少女多用綢緞成衣。」（目村八卷三期）

自給的情況下，伙食要改善，燒架就是件大事。只要這個問題能解決，生活就容易改善了。

老英雄

老同志，今年已五十五歲了，身長很高，牙齒已掉了三分之一。吃東西的時候，彷彿沒牙的老太婆似的整塊地嚼飯的。

李創明

他們的胃，汗水將衣服浸得透濕，他們從沒講過半句怨言，不到餓得是不肯收工回去飯飯的。

工。

屈，他又繼續勞。後來血流的用土掩不住了，才收了工。

國來後，在他的鐵衣箱裏，社一塊布將脚包起來了。他不肯休息，第二天又上工了。

趙邦杰同志，每天幹了工飯外，休息時間是很少的。

購牛欄農民也怕購牛，因此耕牛成為農村中一個難買的問題。」（見新華日報一月廿六日）

廣門」（去年十一月間，全縣立於獨強姓地主與趙姓佃戶聚來談判，死傷數十人。」（見中國農村八卷三期）

八卷十一期）

，在這裏，終年能吃苞米粥的，那算是上等之家了，大半數是吃野菜和樹皮度日的。我到嶺南六文屯的時候，趙德富一家六口，已經吃三天野菜了。在東北鄉大平村時，村長又對我暢談板橋活活餓死的故事。」（見中國農村八卷十一期）

去，節省錢吃肉。」

意見很正確，在討論中，意見班長趙邦杰同志自告奮勇的擔任承這個任務。當時對他一些不了解的同志，懷誠心地說：「他這麼大年紀了，還行嗎？」（因為看見他頭牙齒都沒有了），趙邦杰同志沒發怒，很冷靜地說：「沒關係。」所長為了估計他的身體，又派了秦俊和他同去。

趙邦杰是一個革命多年的老戰士，是一個老黨員，他接受了一個模範的好同志。他接受了這個艱巨的任務後，一點也不猶豫地和他的同伴上山了。開始的幾天，手上就磨了幾個大血泡，但還是就磨工作，後來實在無法拿斧頭了，他就用毛巾將手包起來，纏纏着款。每天人家都吃午飯了，他們還在山上，火熱的太陽對準他，四六堆（都是劈好的柴每堆有二多斤），老秦砍出了一堆多點。

樹皮劈柴是不留情的，一不小心，就會割入皮膚裏去了。老秦終於被砍了一處，休息了，每天就是他一人上山，後來不幸他也被樹枝刺到上的肉割去了一塊，有落渣的刀，就趕快用土掩住，雖出了一頭汗，當時還不覺着痛。

他砍大漢的人對工作很負責，供給了一百多個清涼的湯和供給了工作人員的灶火，而且還供給了〇〇多斤柴，不但供給了兩個多月的生活款了五六〇〇多斤，自己吃虧也有點關係。他說：「爲了大家的利益，自己吃虧苦有點關係。」

所以大家贈給他一個元元的稱號「老英雄」。

[5] 244